

新力叢書之八

瓦解敵偽軍工作概論

李友邦著

新力週刊社編印

新力叢書之八

瓦解敵偽軍工作概論

李友邦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004B

1055055

# 目次

(一) 引言.....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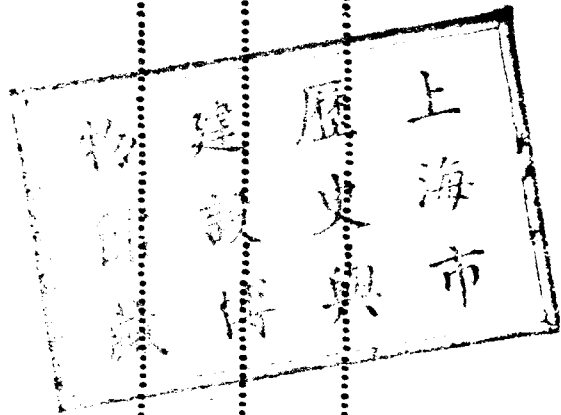
(二) 對敵工作的客觀條件.....二——七

(三) 對敵工作主要内容及進行步驟.....七——二二

## 附錄

(一) 中國抗戰與台灣革命.....一三一——二〇〇

(二) 與正報記者馬疎先生談話.....二〇〇——三二二



# 瓦解敵偽軍工作概要

## 一 引言

無容諱言的，在抗戰中，對敵工作還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我們還沒有運用這有力的武器，這不外是因爲一些人沒有了解這工作在抗戰中的重要性，或者一些人是懷疑這工作的可能性，關於牠的重要性，我現在請將這工作的客觀的可能條件及如何進行的辦法，略加申說，以解大部份人的懷疑，並促起大家即速來進行。

日本法西斯軍閥想及早實現他們窮兵黷武的侵略政策，不暇顧及本國政治和經濟的內在矛盾，並且過低估計了中國軍事和政治上的抵抗能力，只憑着「速戰速決」「以華制華」那些錯誤的策略，妄想以最小的代價換得最大的收穫。但事實恰和他們理想相反，日本國內經濟的危機和政治的動盪，正隨着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戰爭而日益進展；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士兵的厭戰，日本國內一般人民的怨恨，知識份子領導羣衆的反戰運動，他隨着戰爭的延長而日益加深並擴大了；至若朝鮮，台灣被壓迫民族，正在共謀團結，加緊其自求解放的運動；被日本驅迫而參加在侵略軍隊中的韓台人民，以及偽滿的軍人，也都要時常發生譁變，掉轉槍頭向日本帝國主義描準。諸如此類的事實，在在足以證實日本侵略軍隊有瓦解的可能性，就是我們對敵工作的客觀條件已十足具備了。我們若能夠抓住這些客觀的條件，來建立一個對

！  
敵工作的計劃，詳密訂定各種實施辦法，只要大家努力去，就不容有任何的懷疑和迷惑了

## 二 對敵工作的客觀條件

### 1 敵軍士兵的厭戰

先從日本人民厭惡侵略戰爭的心理來說，現階段的日本人民，在世界新潮流激盪之下，已不像從前那樣能絕對爲軍閥所支配，他們已覺悟到軍閥的窮兵黷武，對於一般人民是沒有什麼好處，因此，服兵役的觀念也就改變了，他們認爲今日的服兵役，不過是去做軍閥的工具，徒然犧牲自己，於國家不見得有什麼利益，所以要想盡方法來避免兵役，有些人從少時就帶上近視眼鏡，有些人故意把手足弄成殘廢，有錢的人則去進「野鷄大學」。但是大多數的人還是逃不了，一旦奉到「召集令」，只得勉強上前線去，他們的厭惡並畏懼戰爭是不消說的。本年二月十七日在神戶港有六千名新兵將要送上船的時候，因新兵家屬擁在碼頭上，高呼「還我兒子來」，「還我丈夫來」，「打倒禍國殃民的軍閥」等口號，致和憲兵起衝突，當場被憲兵擊斃三十餘人，捕去七百餘人。（見二月十三日大公報譯載外人通訊）這是日本士兵被迫出征的一個例證。

再說日本人民因長期戰爭，國稅負擔加重，生計已感覺艱難。又況生產的狀一旦送上

戰場去，家中妻子父母更覺難以度日，在戰場上的壯丁想念着家屬生活的困苦，加上了少年夫妻離別的怨恨，又恐怕自己沒有生還的希望，更使他發生無限的悲痛，那裏還有心來作戰呢？在中外各種報紙上，往往載有敵軍士兵每當休息的時候，便取出妻子兒女的照片呆看，或喝醉了酒放聲大哭，或在地上畫個圓圈，自己立在裏面，望着他們的故鄉號哭；也有憤恨到極點，不但厭戰，並具厭世，乃至於自殺的。

此外，還有一種可使敵軍士兵厭戰或畏戰的原因，就是深入中國內地，水土不服，瘟疫流行，感着生活上種種痛苦，加以中國英勇將士的頑強抗戰，每到一城池，忽進忽退，戰爭愈延長，困難愈增加，自己軍隊的弱點愈暴露，覺得勝利凱旋愈沒有希望。當初從國內出發的時候，聽了軍閥一方面欺騙式的宣傳，以為中國人是沒有能力向他們「皇軍」抵抗的，不料一到了中國，才曉得中國人的厲害，只有怨恨本國軍閥的奸詐狠毒，就減少勇氣對中國軍隊作戰了。本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央社電訊：津浦線北段臨沂之役，敵軍被俘虜多名，問彼等被俘感想若何，有一敵兵答稱：「在未與華軍作戰時，僅知國內片面之宣傳，至今始知中國軍隊之真相，決不敢再作輕視……」敵人的俘虜中，像這樣的表示很多，這也是敵軍士兵厭戰的例證。

上述敵軍士兵厭戰的原因可歸納為：(1)敵軍士兵多半是被迫而來，本不願為軍閥作無謂的犧牲；(2)日本人民生活困難，壯丁上戰場，家屬生計更難維持；(3)日本法西斯軍閥

的侵略戰爭，剝奪了人民妻子團聚的快樂；(4)敵軍深入中國內地，作戰更覺困難，士兵生活愈感痛苦；(5)日本帝國主義輕敵愚民的失策，已為中國將士英勇抗戰的事實所揭穿。

由以上五個原因所發生的敵軍士兵厭戰的各種事實，的確是對敵工作可能順利進行的客觀條件之一。

還有一些人說：根據過去一年餘抗戰的經驗，每次敵人被我們包圍的時候，仍是頑強抗戰，甯死不繳槍。細察敵軍士兵之所以有這樣的頑強性，大抵不外乎下列幾個原因：(1)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已深入一般軍人的腦髓；(2)民族隔閡，言語不通，致使火線上政治宣傳工作不易進行；(3)中國軍隊和一般民衆對敵人的仇恨太深，得到俘虜，便加殺戮。但是，上述幾種原因，都不難由我們的對敵工作來消除他，原來，做對敵宣傳工作的人必需學習日本話，以及優待俘虜，教育俘虜，是進行對敵工作的基本條件，故言語不通等等，是我們應該而且能夠克服的，至於敵軍士兵中所謂武士道的道精神，也不過是日本人歷來受了毒化教育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消極的態度，他們只怕被俘了之後便要遭殺頭的慘死，倒不如自殺了較為乾淨，假使上述第二第三兩種原因都已消除，再加上適當的宣傳效果，敵軍士兵的那些消極的頑強性自然很容易克服牠們。

## 2 日本知識份子的反戰運動

日本知識份子的反戰運動，早已萌芽於日俄戰爭的時代，當時有幸德秋水一流的人物，

「電報」平民社」，刊行「平民新聞」，鼓吹反戰運動，近年來一般農民和工人感覺到自身生活的困苦都是由於資本家和軍閥的種種經濟剝削和非經濟的剝削，但多半還是敢怒而不敢言，前進的知識份子反映着工農及一般民衆的意識，起來領導羣衆反對侵略戰爭，於是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便日漸普遍化了。

這裏，姑且引述日本反戰運動的作家田畑秀雄所講的話來作例證，他說：「一般偉人（指軍閥官僚）們都說：如果戰爭勝利了，中國被征服了，日本國民的生計就可以改善了。日俄戰爭的時候，不是以同樣的說教說給國民聽過嗎？但是，那一次戰爭總沒有把國民生活改善過，相反的，只是資本家的財產越來越增加，軍閥的專橫越加強。縱使在這次中日事變中，日本獲得了勝利，國民也沒有享受到恩惠的指望的。反而有使企業家財閥的勢力增長和主張法西斯政治的軍部專橫的危險，因此，這只有把戰爭的重担加到國民肩上。何況這次戰爭未必能保證於日本有利的解決呢？」

日本知識份子的反戰運動，不但在他們的國內日益進展，還要把這個運動擴大到在華侵略的軍隊裏面來，日本政府起了很大恐慌，乃採取最毒辣的手段，大舉逮捕前進的知識份子。據新華日報二月二十四日的香港專電：「敵政府去年十二月中旬，在東京大板檢舉人民陣線，剷除反戰運動，先後拘捕七千五百人，其中以大學學生與教授及有名議員佔多數。現日本反戰運動甚烈，敵政府已將勞動團體及帝大解散。現敵將舉行七三次會議，同時增加關稅



，及箝制人民思想，增加賦稅。均有提案，並將大舉檢舉「反戰份子。」但是，這樣一來，反而使一般青年知識份子更加憤激，加強他們誓死作反戰運動的決心。二月十三日譯報「一封從日本寄來的信」中，敘述一個日本大學生曾在家裏當衆宣佈他的決心。他告訴他的雙親說：「關於這件事我已全想過了，在我來被徵調之前，我就已決定要去了，我並不信仰戰爭，尤其是這次的戰爭，拒絕應徵，也就是死亡，我已經決定去中國，當着我一天還活在世上的時候，我一定使我的同伴士兵懂得我的意見，而當作戰命令發下來的時候，我將拒絕作戰，那時，我曉得我將被我們自己人槍斃掉，當着我的死信傳來時，你們就曉得了事情的結果。」不到幾個星期，他的家裏就接到他的死訊。我們可以從這個新聞推想到敵軍中還有不少的同樣熱心反戰運動的青年們潛伏着。

上述事實，就是對敵工作可能順利進行的客觀條件之二。

### 3 韓台「滿」民族的反日運動

在日本帝國主義高力壓迫下的朝鮮台灣民族，他們因無日不暗地進行着自求解放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他們正努力建立中韓台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盡力幫助中國爭取這次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至於中國東北四省——「偽滿」——的民衆，及以淪陷區域內壯丁被日本法西斯軍閥驅迫上戰場的「偽軍」，他們本來都是中國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反抗，是更不消說的。日本侵華軍隊中，含不少的韓台「滿」抗日的成份，只待機會

，隨時可以發生譁變，這是對敵工作可能順利進行的客觀條件之三。

綜合上述之類的客觀條件，已是證實日本法西斯軍閥對華的侵略戰爭，他們的勁敵不僅是中國英勇抗戰的將士和全國的廣大民衆，還有他們國內多數反戰的有力份子，韓台的革命民衆，以及東北四省和其他淪陷區域內的偽軍等等，都是他們的勁敵。中國這次抗戰，要想迅速地爭取最後勝利，必須以有效的方法，對於上述潛伏在在敵軍中隨時可予敵軍以重大致命傷的各種力量，加以發動，協助和聯絡，這就是對敵工作所應負的任務。

### 三、對敵工作的主要內容及進行步驟

因此，我們明白，瓦解敵軍——以及甚至促起敵人國內的革命和韓台的反抗——的工作是有着很順利的客觀條件的。如果了解或者放過這客觀的順利條件，那麼我們也就會起對於抗戰最後勝利的迷惑，會造成我們對於中台韓的民族革命的罪惡。我們必須緊緊地抓住這順利的客觀條件，馬上奮起，以反攻的姿態，廣泛地進行各項主要的瓦解敵軍的工作。

根據目前戰爭的形勢（我所解釋的特別是東戰場及華南），敵人部隊的概況，敵我的戰略——特別是如浙江黃主席所指示的所謂政治的反攻的一點，那麼所謂對敵工作的具體內容，主要的可分爲下列的五種：

#### 一、宣傳

#### 二、調查及偵察

三、韓台軍及偽軍的譁變與反正運動之組織

四、俘虜之優待與教育

五、對於瓦解敵軍工作之組織與訓練

下面我且提議幾個進行的步驟，同時對這幾種主要的內容加以原則的說明。

第一，我以為在戰區政治部裏或集團軍的總司令部裏都應建立「敵軍工作部」，師或團應建立「敵軍工作隊」，連隊裏則建立「敵軍工作組」，專門進行瓦解敵軍的工作。而在戰區及鄰近戰區的各級政府及黨部，亦組織工作隊或工作組來進行，或者將這任務令政治工作隊，或戰地服務團之類的已有的組織去進行。並且還有非常重要的，是軍隊和政府黨部都應發動與訓練戰區的民衆來進行這工作，必須把工作變成爲一種遍地皆是的羣衆運動，這樣，才使敵人防不勝防！

說到組織，則戰區政治部裏的「敵軍工作部」，內中可分如下的五科或五股：

一、宣傳科

二、調查偵察科

三、台韓偽軍科

四、俘虜工作科

五、敵軍工作組訓科

而集團軍，師以及獨立作戰的團中之「敵軍工作部」或「敵軍工作隊」，即使有時不必這樣分股，但也必須各項可作都有主要的負責領導人，連隊裏建立「敵軍工作組」，或「連分隊」，組織上不需分股了。

第二，以上所說的五種主要的工作，可以作如下的具體的說明：

一，宣傳——這是瓦解敵軍工作中最應着重，也是必須最先開始，而且即能收效的一項工作，因此，我們應注意宣傳內容，方略，及方式。

宣傳內容，根據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精神，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對於敵閥士兵的分科，我們應當緊急地把我定下列的幾點：1 揭破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戰爭的內幕，說明這種戰爭實質上是增加日本大眾的痛苦，完全以大衆爲犧牲的。2 指出此次中日戰爭，日本勝利把握是渺茫的，中國上下一致的團結，並得世界的同情與援助，日本則國內既日見危急，而國際上又違背信義，爲全世界所唾棄。3 指出中國反對的只是日本法西斯軍閥，對於日本大眾則完全當作親兄弟看待；中國戰勝，則日本大眾也一樣得到解放。4 輸送日本國內經濟崩潰的事實，政治的風潮的消息，國內民衆的叫苦連天的事實，國內的反戰的革命消息等，於敵軍士兵。5 宣示我方不殺俘虜優待俘虜的法令，告訴他們中國軍隊和政府人民對日本弟兄的寬恕仁愛的偉大精神，中國軍隊和人民決不向日本士兵復仇，中國人只向日本法西斯軍閥討債。6 對台韓兵士則特別以台韓兩族和中華民族聯合爭求解放之必要及共同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之必然勝利的前途。7 對於東北偽軍及新近淪陷區域被敵強迫插丁入伍的弟兄，尤應告以我們的痛惜與同情，及他們一經譁變反正，即予以特別優待，決不把他們當漢奸看待等等。

宣傳方略則必須堅決的遵守幾個原則：第一，宣傳必須根據實際的事實，並且近情近理，切忌引起對方的反感。我們無需虛構事實，也不必矯情與誇張，因為足以打動敵軍士兵之心的事實隨地可拾，而事實的足以驚心動魄者實又超過古今來最大創作家之想像力好幾倍的，同時真理與正義之在我方，也是昭明如白日的。第二，宣傳不但始終要用說服的方法，要耐煩，不暴躁，並且要滲透着愛護的同情，誠懇的態度，以引起感化之作用。第三，要守信義，不食諾言，堅決遵守工作原則與紀律，例如不殺俘虜的法令，就要像軍令似的遵守等等。

宣傳方式，可指出如下的幾種：1 宣傳品的傳遞與散送。2 用口語，台語，韓語，東北話，對之叫喊與談話。3 用上述各種語言和他們熟悉的調子編作小調曲歌，對之歌詠叫唱。4 在預料敵人要到的處所之牆壁等上面，書寫標語或壁畫等等。

二，調查與偵察 這項工作是但限於敵人的軍隊，並可以擴大到調查與研究敵人國內及台韓和東北境內的事項。主要的是調查與偵察敵軍的番號，種類，編制，配備，指揮官的政治派別，士兵的生活狀況及作戰情緒，軍隊的調動，運輸等等；他們對我們民衆的態度與關

係，他們與漢奸的關係等等；收集敵軍屍身上的日記，家書，文件，並收集一切關於敵人的情報；並設法佈置情報網與間諜網等等。

三，台韓及偽軍的工作 毫無疑問的，台灣籍與朝鮮籍，尤其是東北偽軍的士兵，他們的動搖性和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革命情緒，是要比日本士兵高得多的，事實上，台韓士兵的譁變，偽軍的反正正是日有所聞的事實。例如，從「九一八」後，東北有義勇軍來，一直到現在，朝鮮人暗中去投到義勇軍，東北偽軍譁變到義勇軍中去，成爲義勇軍迅速發展的條件之一，而祕密派人到偽軍及敵軍之韓人隊伍中去組織他們的譁變反正運動，也已成爲東北義勇軍及全面抗戰後華北游擊隊的傳統的勝利的工作之一了。因此，這有成爲瓦解敵軍工作的一個特別的必要。在現在，要派人祕密至日軍隊伍中去組織日軍士兵的倒戈譁變運動可能性比較小；但對於偽軍，台韓軍。及派到江浙與山東河北來強種中國土地的台韓農民，則有很大的可能。對這項工作，須選擇特別勇敢忠誠與堅決的人材，並須特別加以祕密工作的訓練，須要引用大批的台韓及東北的革命志士到這項工作裏來。

四。俘虜的優待與教育 這是瓦解敵軍工作中最犀利也最堅實的一環！這是使敵人——日本法西斯軍閥最傷心，最仇恨，最恐慌的箭！但另一面對於日本士兵，却是光明曙光，使他們的重復相信世界上尚有真理存在，把他們從瘋狂的嗜血，悲觀的滅亡裏挽救回來的一個關鍵！中國政府頒布了不殺俘虜，優待俘虜的法令，並且嚴格執行了這法令，這就發揚了中

華民族的偉大光輝，有如太陽光之四射，一面照得人類正義良心本身像水晶似的發亮，博得全世界人們的讚美，一面却顯得人類屠殺者法西斯更顯出殘酷，野蠻，黑暗，卑鄙和渺小了，這是我們對敵宣傳的事實的證明，我們必須堅決的不折不扣地實行的。所謂優待，其義甚明：一，不殺戮，不毆打，不辱罵，不拷問，不嘲笑，在解除武裝之後，即愛護之如親兄弟。二，如傷病則予以醫治，給以良好的衣食住，如願回國，並給路費及通行證。但單是優待，還沒有盡完我們積極幫助的責任，我們還必須幫助他們澈底覺悟過來，與中國人民共同為東方民族及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所以還必須進行對他們的教育工作。教育可分幾種方式同時或先後進行：1 個別談話。2 發動羣衆去慰問。3 開晚會，遊藝會等等以娛樂之，在娛樂中寓以教訓。4 供給有深意的書報畫冊等給他們閱讀。5 組織俘虜班上課等等。

五，敵軍工作的組織 這是指瓦解敵軍工作之組織，幹部訓練等而言。有如別的組織中之組織部。牠的任務是：1 物色人材，2 訓練幹部。3 分配與調度幹部。4 組織羣衆及下級的各種敵軍工作隊。5 廣泛地教授中國士兵及羣衆以瓦解敵軍工作之必要知識和技術及必要的幾句日語，台語，韓語，東北語等等。在敵軍工作開始建立時，則物色人材與訓練幹部的工作特別重要。

以上我說了對敵軍工作的一個概要，固然是很簡陋，我的意見却欲引起大家的注意，並欲示以一條大略的路線，十分盼望大家起來討論，以及實行。

# 附錄

## 中國抗戰與台灣革命

我是台人，是來去台中東西跋涉十四年的台人。爲改變四十餘年來在日帝國主義高壓，榨取下的五百萬台人底命運，在二十年前，我就矢志宣誓願將最後一點血，來滋培台灣獨立解放的自由之花。

從「九一八」日本法西斯軍閥佔中國東北四省後，尤其是「七七」蘆溝橋侵略炮驚醒了全球後，越使我以切膚切骨的關心和注視：一方面站在台灣民族革命底立場上，慶幸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底柱石——祖國英勇抗戰的洪流到來了。將迅速地展開台灣革命底客觀有利形勢，直接間接都可能啓發，鼓勵和幫助自身民族解放，縮短可能縮短的歷史過程。同時，站在支持中國長期抗日爭取最後勝利底立場上，更熱烈地奮發和期望：台灣飽經創傷和痛楚的大衆當能深入，普遍的用頭顱和熱血去掀起自身民族底革命高潮，把握現實的內外環境，抓住敵人底弱點，響應中國抗戰，從鬥爭的行動中，具體地有效地與中國共同來建立弱小民族革命底聯合戰線。

由注視與關心，歡欣與期望底激引，使我發生極大興趣的是：中國抗戰與台灣革命的相



關性實在太密切了！

提起台灣，想誰都曉得：牠不僅有長期鬥爭的歷史過程，並且還具有豐富的革命傳統，因為「就是失敗的革命也是歷史的推動機」，所以台灣革命雖反覆着無次數的失敗，但台灣底豐富的革命傳統，仍然有其「失敗的成就」，仍然不失為滋結未來台灣獨立之莖的花苞。雖然這些可愛的有用的花苞，不幸在風吹雨打的陰暗中鬱謝泥污了！

現在，暫擱下過去台灣革命所以失敗的主觀原因不講，單就客觀條件太不夠底追憶，就足說明，中國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給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影響是如何重大啊！

一九二七年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台灣，顯然是受了祖國革命高潮的影響，才迅速掀起震撼台灣天地的未曾有的新形勢的。

我牢牢地記得：在台灣，由於文化協會本部的轉移台中和台南，由於土著資產階層對大眾的民族革命鬥爭之迴避。當一九二四年六月台灣妥協份子們所召開的反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之全島有力者大會，曾經招致台灣統治者對台灣民族革命勢力的進攻。同時，也表現着：一部份不滿足台灣文化現狀的人們，仍不免為幻想所驅使，每於帝國議會開幕時進行台灣議會請願，妄想從水底撈月。

當然，那種每年一度向魔鬼叩頭式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夏季大會，決不是當時的內外政治總趨勢與民族大眾所要求的。

聯說台北之蓬萊種米的小作料換算爭議，也促進了台中蔗農之覺醒，如：林地方的農村

講座，並得台北青年讀書會的響應，跨進了實踐運動的門檻，經農民大會決議，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組成蔗農組合，在南投郡的六百餘名蔗農並對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為要求提高甘蔗收買價格，興起集體行動。但運動之協調的色彩還是顯然的。

總之，台灣民族運動在革命高潮前夜的一切前提運動，如北門郡和曾文郡內「提高甘蔗收買價格運動」，同年的「林本源蔗作爭議事件」，「退官者土地拂下運動」（即反對沒收公有地給隱退官吏），「籌組鳳山農民組合運動」，「竹林拂下事件」，「文運革新會」「南盟會」「陋風打破講習會」，「彰化婦女共勵會」「反對六·一七始政紀念日講習會」等等，是先後追隨着中國的「五卅」運動，沙面事件，香港海員大罷工，以及國民革命軍的誓師北伐諸因素展幕。而一九二七年的台灣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却在中國第一期大革命洪流掀開後。

至於，我為什麼不在這裏詳叙一九二七年台灣民族動態全貌的原因，却是因為已蒙馬疎先生代為報道。（請參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一日正報）所以使輕輕略過了。

目下的台灣又怎樣呢？簡單的一句話：台灣一年來抗日的戰略，是一九三〇年霧社暴動陣容之繼續與擴大；並且實質地建立了民族自身革命的聯盟。

凡稍具政治眼光的中國賢明人士和關心弱小民族運動的革命青年，也許早就曉得：十年前的二十萬台灣生蕃，完全以殺台人為主要目的。但自一九二七年，尤其一九三〇年後，却相互地以革命為前提而親切融洽了。

在這裏，我可說個富饒興趣而又值得敬愛重視的故事作爲實例：

記得我在師範學校時，就有一番人全學，時常和我們接近，由融洽的感情結合，進而談論台蕃底革命問題，他很清楚的了解世界政治底真相，以及台灣前途的命運。不久便投身從事革命工作了。當我們討論過如何共同反日的問題，他也全樣鑽進生蕃羣衆裏作各種的宣傳，和組織團體與台人革命團體聯合。這一努力，就於一九三〇年在台中州的霧社起了作用。所謂震動世界的霧社大暴動，一開始行動，便襲擊正在舉行秋季運動會的小學校，在那裏台人與日人都有，但結果，在被打死的一百二十餘人中，台人僅一個，而且他那時是穿日本衣服，被誤認爲日人的緣故。爲什麼這次不殺台人，而專殺日人呢？爲什麼在最近十年來，生蕃「出草」時唯一的口號要提：「不殺台人，專殺日人」呢？爲什麼近十年來，祇有日人被殺，在蕃界的警察常被襲擊呢？不是證明台灣民族革命已開始聯合行動嗎？所以說：台灣革命就在此時作了一個大轉變，是有珍貴的事實和血跡作證據的。從此，不僅台人反日，就是蕃人也不勝壓迫搾取和屠殺，自覺地起來反日，而且與台人相互聯絡了。

爲了要生蕃聯絡關係，民國十六年，台灣革命者某君曾約我全入蕃界作各種聯絡工作，後因急切馳赴東京而中止，另由伊等負責進行。

更值得追溯報導的尤其是：生蕃原都不識字，經日人近二十年來積極提倡奴化生蕃的兒童教育，結果，蕃童受教育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台人只有百分三十強，所謂奴化生蕃的

教育，完全是日語教育，衣服完全是日本式，日本法西軍閥們的幻想中，當然，企圖訓成大批馴羊和牛馬，以供驅使。可是事實和理想終究怎樣呢？恰恰相反的，因吾人文化程度的提高，正好促進反日意識的發達。所以從屢次的反日鬪爭看，那一次不是知識份子作領導呢？而霧社事件底歷史教訓，又告訴我們：吾人不僅已有相當的組織，而且每個戰鬥員尤富有必死的決心。他們在行動未開始前就這樣相互勉勵：（一）以斬獲人頭最多的功勞最大，即舉行人頭比賽。（二）沒有人頭者不得回來，所以有幾個沒有人頭的，便認為奇恥大辱自殺了。（三）有的女人為鼓勵自己丈夫的殺敵精神，在丈夫出發前便自殺，以自殺鼓勵其誓死殺敵。由於以上關係，所以能在火線上殺了不少日人。後因化零退入深山，有幾部分受敵軍包圍，斷絕糧食。日當局便利用機會誘降，可是他們都甯為玉碎，不為瓦全，準備作壯烈犧牲，結果，自殺者很多。

自然，我不否認這是頂原始的鬥爭方式。但獸性的暴露，却遠不及日本法西軍閥們在中國戰場上的毒辣兇狠和蠻橫。

其次，在去年「七七」後，由於中國的英勇抗戰而激發和促成的台灣一年來抗日的具體動態怎樣呢？珍貴的事實答案是：台灣的革命黨人，在祖國抗戰發動後即發表宣言擁護祖國對日抗戰，最近台灣非戰同盟總部也隆重通電海外，宣稱率領五百萬同胞擁護蔣委員長對倭抗戰到底，並聯絡韓日同志為恢復和平重建正義光復自由而奮鬥。台灣民衆不但在言論上擁

護中國抗戰，並且以實際的行動，用生命與頭顱來阻止日本強盜對祖國的進攻。從台灣反日革命鬥爭發動以來，台灣民衆的大暴動，在重重封鎖的層圍中透漏出來的，已有三起：第一回是台灣工黨領袖高裴率領礦工的大暴動（據中央社福州三月六日電），初緣日寇大本營曾經再三命令台灣總督府抽調台灣壯丁運往中國各地參加作戰，高裴遂乘機祕密發動所屬應抽工人數千名，等待領得武器，即行發難，及至日寇軍部三月三日在宜蘭發槍時，即有四百餘人攻入日寇司令部，因當時寇軍無備，突受襲擊，損失非常重大。當時雙方激戰數小時之久，火藥庫被燒，軍火被劫一空。後來因寇軍圍攻甚急，並斷絕糧秣，嚴密搜索，不得已退入蕃人的霧社境界，準備再舉。無數參加革命的工人家屬，雖盡遭慘殺，但千餘工人退入阿里山中。乃是游擊戰爭的開端；而霧社的數萬蕃人之高舉反日旗幟，却又證明台灣民族之武裝反日運動，日益展開，正與白山黑水之間的人民抗日聯軍相呼應。

第二回的大暴動，就在鑛工大暴動的不久以後，係由台灣共黨率領主持，炸燬久留米儲油池。當時，守衛的日兵死亡十數人，重傷二十多人，輕傷四十多人。久留米油池原爲日寇有數的大油池，所儲油量可供六年之用，其給予打擊者以打擊的重大，是可想而知。

第三回的暴動，是由蕃人樺社一郎兄弟所領導的霧社蕃人的暴動。其直接原因是反對日寇征調高砂族（台灣土番）壯丁出發前線所釀成。

日本強盜爲着防止台灣革命情勢的擴大，竟於攻陷南京之後，調三個師團到台灣鎮壓，後來，因爲革命的廣大羣衆，在深山集結，醞釀大舉，所以，又倉惶地再調一師團回台協防

再就新近的事實說吧：在忍而又忍的大衆正義的號召與激發之下，日寇竹內少將所部吉兒旅團，也因「戰鬥力太弱」官兵充滿厭戰思想，奉命由彭澤前線調回台灣，全部解散了！

此外，又如廈門台鮮兵，不僅發動反戰鬪爭，並且更偷送軍火供給祖國青年遊擊隊，後因事機洩漏，率性一致行動，和寇軍在禾山混戰。

總之，一句話，我們台人是深深地了解 and 認識，並且密切地注視，世界政治的總趨勢；以及台灣內外的客觀現實諸條件，認為台灣民族革命正和朝鮮民族革命同樣，目下是時候了。不但我們鮮血，已洒遍在祖國底山河，而且不斷地盡竭所能，呼吼要求台灣人民大衆以三事：（一）我們以萬分真誠號召全台灣人民，在共同的反日統一戰線上，與中國人民聯合起來。（二）在各地的台灣革命者，應快組織台灣革命同盟的政治機構，使透過這機構，動員民衆參加反日鬥爭。並號召被壓迫而爲寇艦兵役的台灣人民，掉轉槍頭去打日本法西斯強盜們！（三）台灣人民應起而拒繳納賦稅，並和日本的勞苦羣衆聯合一致，用革命的方法來反對壓迫與剝削。同時，發展爲反對奸細和民族敗類而鬥爭！

最後，我們台人更深悉自己前途的命運，完全要看民族自身的統一戰線和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尤其是中韓與日本人民大衆的聯合戰線成功到那個地步；在團結的基礎上，我們的精神和物質，能武裝到什麼程度；在反日政策的執行與戰略戰術的運用上，我們能做到什麼

程度而決定。

我們台人爲實踐可能達到的理想並希望獨立自由與解放於最近的將來計，除真誠接受祖國抗戰所給予我們的有利諸條件外；尤盼望中國政府和人民督促，號召與執行被壓迫民族革命導師 孫中山先生的詔示：「對弱小民族要扶助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迅速建立中台韓民族以及日本人民革命大衆的抗日聯合戰線。

我想：這已不僅是台灣人民大衆共同的期望；同時也是四萬萬五千萬祖國同胞爲爭取最後勝利，必需急切提出的共同要求吧？！

# 與正報記者馬疎先生談話

## (一) 參加台灣革命經過

在強盜正絕端地謹慎，用『軍事祕密保護法』再加上某些非正式的限制條件，防止士兵透漏他們在中國的經歷底今天；在倭寇正用警戒，離間，蒙蔽，欺騙，威壓等等黑暗的中世紀式的鎖國政策桎梏日本人民大衆底今天；當日滿鮮台灣無數富有警覺性者現正迫切需要獲得「外來的聲音」底今天；融貫民族間的交流，伸出手去和日本法西斯們高壓下的賢明人士和勞苦大衆友愛地握手，這不是「急於救火」的工作之一嗎？

無疑義的肯定的答案，激引我有一個烈日當空的正午，穿過三牌樓，清波門，而至西大

門外的中國旅行社，拜訪了台灣革命先進李友邦先生。

真巧，投刺剎那，便蒙李先生親迎出門來，親切地招呼，熱烈地握手，首先就給我一個意外的歡心和興奮！跟隨跨進五號房間。從他健康，樸實，熱情而沉着的豐容和態度上，却極易察覺他是個堅毅果敢富有鬥爭經驗的戰士，經略略寒暄，先生便以流利的國語，滔滔不絕地答復了記者如下的問話：

「從先生善操國語如日語一點看，先生來到中國或許是很久罷？想對祖宗同源利害一致的中台兩民族間的密切交流工作，定多貢獻，先生樂意把豐富的經歷見告嗎？」

「是的，回到祖國來，是遠在十四年前。說到經歷二字却覺得十分愧慚！我是從小就受夠日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但因生長在曾經長期做滿清官吏的家庭里，叔叔不時告訴我的祖國故事，却給我以更深刻的印象。使我對它發生極大興趣。民族思想跟着歲月的推移而發展，因此在日求學時期，便常常鬧出亂子來。爲企圖台灣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迅速掀開，於民十三年就約同同感者三人，不顧一切艱困和阻撓，決然祕密跑回祖國來。初到上海，人地既疎，又不懂話。幸虧在船上結識了張君，上岸後，承他替我們介紹給方覺慧任劍若兩先生。後來，其餘兩位就留在上海專攻政治文學。我獨自個，再經任先生的介紹，進入廣東講武堂，從總理及廖仲凱諸先生那裏，學習民族解放的理論與實踐。偉大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高潮底前影，激發着我轉向自身民族解放的途徑上去。那時，我已警覺到：台灣民族革命



的推動工作，再不能一刻延緩了。於是馬上和大元帥府諮議林志華君商妥，取得各方的聯系，回台工作；同時更參加了香港獨立黨。回台後，因客觀環境的太過惡劣，統治者監視和防範十分嚴緊，不易順利進行工作，林君便燥急先回祖國來，僅留我獨個在台主持。差不多天天都有巴兒狗跟蹤釘梢。更不幸的是在基隆上岸時，所帶國民黨宣傳品十九被沒收。但僅存的民族主義，在當時的台灣，仍然是珍貴的精神食糧。雖經大量地油印散發。可是總無法滿足台人的需要。台人對於祖國的忠耿，以及民族解放的迫切要求，是在這裏充分表現着了。

到民十五年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對台灣革命的推動作用，是更大了。全台的進步青年，盡以十分關心的注視，期望着北伐軍的順利進展，給予台灣民族運動以助力，掀開台灣民族革命史的又一頁。

又一個無法推諉的約束，隨着台灣革命運動的發展，加到我們肩膀上來了。當時台灣各地青年們共同的意志，要我再跑廣州向國民黨中央接洽一切。這時，在粵的台人一天天的多了，經共同集議策劃的結果，很快的就組成台灣革命青年團於廣東，創刊台灣先鋒雜誌，同時，聯名呈准中央，仰承陳果夫先生的指示，繼續籌組國民黨台灣總支部，並得精神與物質上的幫助，於是我又匆匆離去，回台從事工作。

這回因受北伐迅速進展的特殊影響，普遍地提高了全台各地青年的政治警覺性，在鼓勵民衆方面的宣傳，反應是增強了。

爲了展開組織網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心臟裏去，不久，我就決定去東京。在所謂警察王國統治之下，不消說，每走一步，都會有敵探在嚴密監視着你的。最初是不准自由登岸，其次是一再經過警察署囓噬的審問，行裝的翻抄查驗，最後惠臨的是幾小時的拘禁。但終於被我達到了目的地——東京。在那裏，晤會了許多志士，熱烈地研討了以後許多工作問題，代表台灣革命團體參加了反對出兵山東大會。在那時，台日兩民族的反帝革命聯盟雖還沒有具體地堅強地組織起來，但已看到反法西斯的浪花初現，席捲在同一旋渦中去了。

不久，又應留華同志先後電召機祕回北平上海漢口等處工作。直到八三上海高所因在粵組織的台灣革命團體被日帝國主義者發覺，由漢回滬的十餘同志都被日領館逮捕，被日本特務機關目爲「亂黨首腦」的我，也只好移向祖國內地居住，但在工作上，仍能和海上取得聯絡，繼續進行。

此後遙遙十年中，從直接間接得來的消息，日警依然十年如一日的不時向我台北家庭探索，骨肉們久別思聚，二弟就因想回祖國來看我，途經廈門時遭暗殺，三弟則在來華的海船上被發覺拘回入獄，在刑滿前，也和別的無數志士們同遭遇，慘受「喝杯白開水」的賞賜，——被毒殺了！

但更大的創傷，却是因民國十六年八三事件而牽累到「凡是當時和我通訊來往的台人家庭」都被查抄，一百數十人被逮捕，其中許多人甚至被科處長期監禁。這一有名的事件，如

從個人生命史上去看那是太渺小了。但在台灣民族革命過程中，却是不可泯沒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頁！」

李氏講話精神貫注，健談至此，神色反嚴肅起來，絲毫不因骨肉慘喪和飽經挫折而感傷倦乏，是值得贊慕的。記者對李氏過去長期努力中台革命事業且多貢獻，表示敬意。他連呼「不敢當」「不敢當」。接着遂詢以「台灣民族運動的過去和現在」？他的答復亦極明快而詳盡；

「台灣本是中國故土，台人本是中國同胞，自從甲午戰爭，不幸中國敗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從此台人就變做日本帝國主義刀鋸下魚肉了！但，台人就甘心貼耳地做順民嗎？不，他們是要反抗，要鬪爭的。當台灣民衆突聞亡國慘訊，馬上就拍電給北京政府，請援兵抗日，可恨懦弱昏庸的滿清政府回電說；「台抗京卽危」，居然愚蠢無知得想以這五字來苟安自己的皇位。台灣被腐朽的清庭出賣後，民衆卽自動揭竿而起，爲鄉土的獨立自主，抗拒倭軍侵入，擁護劉永福唐景崧領導，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建立東方第一遭之光榮的台灣民主共和國。台人從那時開出抗日民族革命第一炮起，迄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前後止，在日帝統治之前半期二十年間，就有大小二十二次的武裝反抗，恰和在滿清統治下的二百十二年間所謂「匪亂」次數相等，而台灣民主國之歷史之存在，還未計數在內呢。

及歐戰序幕掀開，台灣革命運動，亦隨國際情勢之發展，進入現代化的合法的和平的鬪

爭期；從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成立「同化會」開端，接着有一九一八年的「啓發會」，一九二〇年的「新民會」，一九二一年十月的「文化協會」，一九二二年十月的「新台灣聯盟」，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一九二三年七月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一九二九年的「台灣民眾黨」，以及各級工會，各農民組合，各青年婦女團體等繼續出現，風起雲湧，宣傳組織羣衆，爲爭取政治上民族獨立自決，經濟上農工貧民大衆的生活改善，與文化上反帝反封建的啓蒙運動而鬪爭。

而特別容易想起的一九二七年，在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正和祖國的革命高潮相輝映。在雨後春筍般蓬勃起來的七十一種之團體組織中，其四十六種都是勞動組合，顯示着台灣民族運動之鬥爭的擴大與強化，達到了未曾前有的高度。起先，是以台灣鐵工場之罷工開始，很快就起引全島之同情總罷工，隨即波及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管林局，日華紡織會社，台北印刷工組合，而至於人力車夫組合，及其他等等。除勞動羣衆激劇地鬪爭外，在教育界則有台中的一中事件，和台北的師範事件；在農村則有以青年組合爲中心之芭蕉生產者的反對運動。這一切現象的綜合，是曾經導出了震撼台灣天地之新形勢的。

到一九二九年以後，世界經濟的空前恐慌襲來了，日寇內部危機跟着深刻化，日寇爲挽救其垂死命運，對外冒險向祖國東北開刀，對內加強壓迫革命運動；台灣也在這時以民衆黨被禁心爲最後所有的解放團體全被解散。從一九三〇年起，革命運動在外表上看，似暫消聲

匿跡了。台灣總督府也躊躇滿志地，以為台灣從此可以平靜無事了。可是，幻想畢竟是幻想，台灣革命運動祇是更變方式，還是仍然存在著，轟轟烈烈的一九三〇年霧社事件——牛蕃暴動，針對着這個反動時期以嚴厲的答復之後，繼續發生的就有：「台灣共產黨」。「反日本帝國主義同盟」。「犧牲者救援會」的檢舉事件。廣溝橋的炮聲驚醒了全球之後的台灣是這樣呢？最真實的回答是：「台灣工黨領袖高斐，率領鑛工七千餘人，有械者千餘人，在宜蘭與日軍激戰後，退入阿里山，堅守多天，現聞日軍圍攻甚急，并斷絕糧食，分路入山搜索，已退入蕃人霧社境界，聯合蕃人，準備再舉。」「台灣非戰同盟總部通電，誓率五百萬同胞擁護蔣委員長，對日抗戰到底，并聯絡韓日同志，為恢復和平，重建正義，光復自由而奮鬥，台灣久留米儲油池，亦被炸毀，死守衛兵士十餘人，重傷念餘人，輕傷四十餘人，可供六年用之煤油，全都損失，現台灣情勢，正在混亂中發展。」

現在，在高斐霧社一郎領導下的羣衆英勇鬥爭，雖在軍事上暫遭失敗，但千餘工人之退入阿里山中，乃是游擊戰爭的開端，而結集在霧社的數萬番族之高舉反日旗幟，却又證明台灣民族之武裝反日運動，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日在展開的了。

致於台灣人民之幫助參加祖國革命，也同樣有過很光榮的歷史，辛亥革命，北伐時期，以至民十六年以後的農民革命及現在的抗戰，每次都有千千萬萬的台灣青年和祖國同胞親密手攜手地奮鬥着。單說建國的惠州之役，就曾有幾百個台灣青年為國捐軀。

最近的事實吧，在忍而又忍的大衆的正義號召：「一定不白死，好好地設法打敗仗！敷衍戰鬥，不要死！不要受傷，不要打仗！」的影響下，敵竹內少將部吉兒旅團終因「戰鬥力太弱」官兵充滿厭戰思想」，由「彭澤前線令調回台，全部解散」了。同時如廈門台鮮兵，不但發動反戰鬥爭，並且還輸送軍火供給祖國青年游擊隊，事發後，就一致行動，和日寇在禾山一帶混戰，反戰台兵除一部被擊斃外，餘則被拘回國處決。無限台人的鮮血，已紅遍了祖國的山河；台灣革命同盟的怒吼——抗日宣言，在戰爭方開始，就鄭重向台灣人民大衆要求：

(一) 我們以萬分真誠號召全體台灣人民，在共同的抗日統一戰線上，與中國人聯合起來！

(二) 在各地應快組織台灣革命同盟分會，動員民衆參加反日鬥爭，並號召被壓迫而爲日寇服軍役的台灣人民，掉轉槍頭去打日本法西斯強盜們！

(三) 台灣人民應起而抗拒繳納租稅，並和日本的勞苦羣衆聯合一致，用革命的方法來反對壓迫與剝削，同時發展反對奸細賣國賊的鬭爭！

這一切，都証明了：四十餘年來的日寇統治台灣史，正是台灣人民用血和肉寫成的民族革命鬥爭史！豐富的台灣民族革命傳統，定能教會台人深切瞭解：中國的徹底抗戰，固具有保障世界和平的意義；但喚起台鮮滿蒙以及警覺的日本勞苦大衆共同行動和中國人民密切聯合起來，各站住自己的崗位，向同一的目標，擴大並加強及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鬭爭，却不僅更能增多維繫世界和平的作用，同時也就相互幫助了各個民族和被壓迫民衆，更迅速地獲得獨

立解放與自由！

總之，台灣不祇是過去和現在，和中國憂患同舟，在艱苦而有光明前程的未來，將更切膚切骨地融和邁進！

### (三) 對抗戰一年餘的觀感和意見

聽過李氏的報告，猶如親聞東方猶太——台灣大眾的英勇的呼聲，這呼聲給予聽者以無限的愉快和奮發！，使記者竟忽略先生底時間是否允許？便提出：「對抗戰一年餘的觀感和意見如何？」而相詢。李氏對中國抗戰的關心，充分地從他毫不遲疑和思索中應答流露出來。而嚴謹簡捷，明朗，謙遜的調，又似在喚引記者注意他的講話，他單刀直入地說：

「對剛才提出的問題，一般的，我此刻不想多談。因為從戰爭序幕掀開後，已有許多歷史的經驗和血的教訓，足供參考。同時，也有偉大的領袖和全國賢能的幹才以及正確的抗戰建國綱領做指針。」

我是個台灣人，站在台灣民族革命底立場上；全時站爭取祖國抗戰最後勝利底立場上，想提供國人的意見是：

一，應盡可能把握住敵寇內在的矛盾：

從抗戰以來，日本國內及侵略前線，顯然已充滿危機和矛盾，這正是使日的崩潰的重要

條件；我們來看在華的寇軍，其中包含「日本人」「台灣人」「朝鮮人」「中國人」，而日本大多數是工農和小商人，這四層人所秉賦的社會意識，都含有對日寇不利的危險性。這些貧困的工農及小商人，他們平時在國內深感不堪壓迫和榨取有許多早就投身社會革命。舉個例來說：我在日時，就會碰到不少的這種人，個別和他談話時，他們都表示對日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他們待機會到來，定會意識行動化。這次被迫來華的許多日兵，多數是有這種思想的。我們一看俘虜的日本兵口供，就很明白了。其次寇軍中的韓台人，他們原是中國人，不幸做了日寇的奴隸，日日受日寇壓迫，沒有一刻不想光復民族自由，沒有一個不思念祖國，這次被迫上戰場，那裏肯拿出他的「力」來和自己相拼命呢？不，他們僅想候機會投降到祖國的陣營裏來，把砲口向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打去。可是常因言語因及其他的關係，很少給他們以適當的機會，這是十分迫切需要設法補救的缺陷！

再次，寇軍中的中國人，他的情緒怎樣？也不用我來說，大家是很明白的，我曾聽到某地的民衆說：有一天當地經過了一百多個日本兵，其中數十個是東北人，本想和他們談話，可是他們只能以手勢代語，從他們的手勢知道不能說話的原因是：出發前慘被日寇用啞藥注射！談話當中，日本兵來了，東北兵馬上用手勢示意要他們趕快避。這都表現出「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

以上種種，無疑地，將會使日寇跌進難以挽救的泥潭中去，趨於整個的崩潰。但客觀的



形勢，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我們決不能「等待」，聽其自然，故犯機會主義者的錯誤。相反的，我們必需把握住敵寇內在的矛盾、促成這種矛盾的加大、爭取抗戰有利的新形勢到來。

## 二、粉碎敵寇的「離開分化」陰謀

日帝國主義者用盡造謠，中傷，挑撥，利誘的手段，對日、台、韓、中、滿、蒙民族進行「離開分化」，正和百計千方破壞被侵略國內的「統一戰線」同樣；其陰謀所在，是想「各個擊破」，「利用政治手段達到侵略目的」。它害怕中台兩民族的密切聯系、就驅使台灣的流氓，囚犯到中國沿海的廈門，福州，香港，上海及其他淪陷區域裏，開煙館，賭場，搶劫，販毒，抗拒捐稅，擾亂秩序，參加偽組織，充當間諜，使國人對台人「厭惡」。它害怕日、台、韓反法西斯的聯盟在前線譁變，倒戈，反戰的危機蔓延；最近就在廈門利用鮮兵與台兵不和，嗾使殘殺台兵，以達借刀殺人，坐收漁人之利。它更害怕中國政治上空前的大團結，就豢養匪徒們，事事破壞各黨派的精神合作。利誘腐朽惡化動搖分子，陰謀用民族失敗主義來替代抗戰建國政策。凡是不願做亡國奴隸的人們，就應該奮起暴露，揭穿這種陰謀，使每個中國人，台灣人，朝鮮人，以及日本勤勞大眾深切認識；這原是日寇法西斯軍閥們用以鞏固它的統治，剝削殖民地，掠奪半殖民地的重要法寶、迅速地，有效地把牠擊得粉碎；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 三、急迫的對策

要使日寇的法寶消失魔力，唯一的，急迫的對策，在中台民族關係上，就應強調兩民族間底交通作用。促醒：

「白天遊街市，夜裏睡路邊，住在台灣島內佔百分之九十絕對多數的四百多萬台人——境遇，利害，意識和祖國同胞完全一致的真正台灣人！」使它們迅速警覺：

「現在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如果不願意做侵略的工具，而無端屠殺中國的兄弟，同時自己也跟着滅亡，那末爲求自己的生存和解放，爲救祖國兄弟于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屠殺慘禍，就必須對日本法西斯軍閥開始積極鬭爭，這就是台灣人民生死絕續的最後關頭！」

「進而協助：海外的台灣革命者，優秀青年，先進知識份子，立即組織起來，成爲海外台灣革命運動的核心，號召爭取沿海及淪陷區的落後台胞到祖國這方面來消滅漢奸的基礎，把侵略的清道夫變成真正民族解放的橋樑！」

同時，在前線，在敵人後方，加強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正確執行優待，教育俘虜的辦法；尤須把瓦解敵軍的教育工作變爲一種民衆運動。現我據聞：中央已有鑒於此，在軍委會政治部特別成立「對敵宣傳工作處。」工作成效也很不少；目下浙江，福建，廣東，都可說是前方了，在各戰區司令長官駐在地及淪爲戰區之各省府，似更有添設「對敵宣傳處」或「敵工室」專責主持策劃推動之必要。

現在，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各民族鬥爭份子，正在偉大抗戰前線的中國軍事政治中心——

——漢口，建立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聯合機構，把鬪爭力量，集中在一個同一步驟下前進。要是祖國的賢明人士和政府，能幫忙「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同盟創立準備委員會」，在前述等地給予某種工作上的方便；或者設立分辦事處；也就是推動了「支持中國抗戰的民族底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大衆鬥爭」更迅速廣泛地展開。

這是我真誠地盼望祖國人士注意的一點。」

諺至此，記者原擬再問台灣目下各方面的社會實況。但一想李氏講話已多，且別有友人候見，遂不敢再多費他的時間，欣起致敬道謝，約以後有機會時重訪，遂乃匆然辭出。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004B

新力叢書已出八種

- 第一種 空戰實錄 新力週刊社編
- 第二種 楚歌集 張載人編
- 第三種 抗戰必勝 黃紹竑講
- 第四種 抗戰歌集 王聽濤編選
- 第五種 借亡集 張載人編
- 第六種 國際現勢 新力週刊社編
- 第七種 攻勢政治 黃紹竑講
- 第八種 瓦解敵偽軍工作概要 李友邦著

新力叢書之八

瓦解敵偽軍工作概要

編者 浙江麗水碧湖 新力週刊社

發行者 浙江麗水碧湖 新力週刊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國幣七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1665065~~

3-0969